

创造力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

■ 钟章法

近现代以来，中国民族绘画提倡“创新”的呼声此起彼伏，从未间断。但是，近年来在中国画坛“创新”好像显得不那么重要，反而被商品大潮裹挟而来的歪风邪气所模糊淡化，慢慢地被替代了。画坛出现了种种急功近利、混乱无序的现象，庸俗浮夸的风气大行其道，几乎到了正邪难分的地步。

艺术异化为逐利的工具，一切从经济利益出发，一切向钱看。相当一部分人把艺术当做纯粹挣钱的工具，以市场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，重市场轻学术，重模仿轻创新。为了挣大钱，一些画家竟以流水作业方式复制大批量的作品，以谋利为目的，不计后果。艺术圈更流行以官位论价位、以地位高低来论艺术水平的高低，只要人有名，什么样的作品都是好的，都能卖上个天价。艺术本是一种高雅的劳动、精神的产品，却令人失望地也染上了江湖习气。在官场、商界、艺术界等，一些人以艺术的名义到处聚会、忽悠，谋求艺术以外的好处，成为“最具学术潜力”“最具市场价值”的画家，甚至是“巅峰大师”“画坛巨匠”“国际大师”。一些人拿不出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作品，只要能看风使舵、随大流，只要有拍马溜须的本事，就可以左右逢源、青云直上，以拉帮结派、呼风唤雨来左右艺术的发展趋向。就在这种环境影响下，创新变得可有可无，就连国家的大型画展上，也很少让人看到耳目一新的作品。

艺术丧失了价值的基本判断，真诚创作与艺术骗子难分，高尚与低俗鱼龙混杂，物欲横流、人心浮躁，这种不良风气弥漫画坛，让所有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士痛心疾首。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画家应该想到：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画家和管理人员，在这些人当中，有多少人是专心搞创作研究，拿出有创新的作品来为中国画的发展做一点贡献的？事实上是不少人利用国家人民赋予的地位、权力和优越的社会资源，去拼命扩大自己的影响，想方设法去挣大钱，做有违艺术发展的事。也不可否认，在当前这种浮躁的环境下，还是有艺术家潜心搞创作，在创作理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已经超过前人，形成了自己

的面貌和独特的艺术思想体系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当前缺少像徐悲鸿那样心地坦然，真正从中国画发展事业出发去发现人才，不拘一格举荐创新人才的美术官员。这是不是时代变了，人也变了，现在的人相比以前变得越来越“理性”了呢？这是不是美术界的悲哀呢？在当前画坛，真正有创新的作品、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得不到支持，榜样的力量难以凸显，这正常吗？

美术界出现这种不正之风和乱象的原因，既有商品经济大潮带来的商业化、庸俗化社会风气的影响，也有艺术家难敌物质诱惑、人心浮躁等个人因素，但归根结底还是美术界自身造成的。美术界没有真正把握美术发展的方向，缺少对艺术作品的优劣、传统与创新最起码的评判标准，更缺少支持创新、鼓励创新的有效机制和引领举措，没能明辨是非、实事求是引导艺术家走正路，致使这些歪风邪气有空可钻。一些以谋利为目的的业内外人士、艺术机构、媒体搞不清艺术的高雅与低俗、优劣之所在，拼命以操作的方式谋私利，严重歪曲了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。一些画家想方设法谋求与真正的艺术创作无关的个人利益，好像搞艺术就是要挣几座金山银山，彻底忘记了作为艺术家所要奋斗的最终目标。

传统是一个发展中的事物，中国画的发展就是中国画家在原有的传统形式基础上，通过创造，不断有所突破、有所提高。前人的创新成果，经过历史与实践的不断筛选后，沉淀下来才成为后人的传统。如果没有前人的创新，哪来的传统？哪里还谈得上中国画的发展？创新是不可否认的，也是不可模糊淡化的，应该是所有艺术家都要面对并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有一些人对创新持不同的看法，名义上提出要回归传统，实质上是对传统与创新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。还有一些人自己没有静下心来或没有能力搞创新，反而用模糊的言论来贬低创新的必要性，好像谈创新搞创新就偏离传统、走歪门邪道。

其实历代有成就的艺术家，都是注重创新的，而且真正的创新与传统也不存在矛盾。清代的石涛、朱耷、扬州八怪，现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李可染等前

辈大师，都力推创新、践行创新，并因有创新而垂名画史。吴昌硕说：“今人但侈摹古昔，古昔以上谁所宗。诗文书画有真意，贵能深造求其通。”李可染说：“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。”这都是对继承和变革、延续和创新的最好注释。

虽然传统中国画的辉煌成就，对后代画家来说是高不可及的范本，但我们如囿于这个稳定性的系统中，亦步亦趋走老路，是不可能超越传统的，而且也不利于中国画的发展。于志学说过一句话：“画得和古人一模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没有价值，没有学术价值，因为没有解决问题，没有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难题，没有给历史增添新因素。”因此，艺术发展观应是把传统作为一个基础、一个起点，在此基础上各奔前程，允许保守重复者存在，允许尝试创新者存在，更应鼓励另辟蹊径，创造出题材新、技法新、意境新的全新艺术样式来。

当前国家正处在比较安定的年代，在这种大好的环境中，艺术家不好好搞创作，只知道走市场，就辜负了国家和人民对艺术家的期望。说得严重一点，这不是在浪费国家的资源、人民的血汗钱吗？如果我们就这样一直在这股歪风邪气中浑浑噩噩，没有了艺术家的使命感，没有了对真理的追求，没有了对正邪的基本判断，没有了对人类灵魂引导的责任义务，甚至没有了对自身的反思和修正，没有了对中国画如何往前发展的忧患意识，心中只有名利和地位、贪婪和攫取，我们怎么能坚守艺术的神圣，做一名符合时代发展、真正有创新意识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呢？

艺术的价值是创造，艺术是不能复制的，艺术家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未知和崭新的世界。伟大的创造力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。只有重新擦亮“弘扬创新”这块光明正大的牌子，才能纲举目张，给当前美术界一个正确的引导、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，歪风邪气才难以侵袭，种种乱象才能得以净化。没有创新，就没有发展，就难以推动我们的民族艺术走向新时代。创新是中国画家永远不可忘却的神圣使命。

（作者为画家，标题为作者所加）

艺术书架



青绿山水(国画) 谢稚柳



《迟燕高华——谢稚柳陈佩秋书画集》
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年12月版

艺事微语（三）

■ 朱天曙

(28) 黄山谷传东坡衣钵而多禅意，早年与黄龙派结缘，《五灯会元》载向圆通禅师问道而得益。其《寒山子鹿居士诗》中“归源知自性，自性即如来”语，道尽艺术之源，人生之源矣。

(29) 一派天机、自由自在乃禅宗精神。唐以后的艺术与禅宗盛行相关联，得空灵、洒脱、天然，而非伦理、教化，其意趣理致与禅一致。明人董香光、清人八大、近人齐白石皆深谙禅理也。

(30) 明清人物画家中余最喜陈老莲。其笔下名士有奇相，或蕉荫读书，或倚石听琴，或美人春秋，或听风赏花，皆得清旷之致。

(31) 王镛教授曾赠余“天然苍秀”四字嘉勉，然做到此四字难矣！朴中见秀，清而能厚，此余所求天然也。

(32) 唐人有句“自知清兴来无尽，谁道浮风去不还”，甚合己意。

(33) 顷读老莲《隐居十六观》：访庄、酿桃、洗书、醒石、喷墨、咏象、漱句、杖菊、浣砚、寒洁、问月、清泉、囊曲、孤往、缥香、品梵。得此十六境，夫复何求？！

(36) 晨读书应物“落叶满空山，何处寻行迹”句，恨诗境无处下笔也。

(37) 传蔡邕《九势》云“书肇于自然”，历代论书，自然之喻甚多，若书如孤松、舞女低腰、仙人啸树之类，实将自然之势论书法之势。中国书画重势，笔笔相生而成势，沈宗骥云势为开合之所寓也，生发处为开，调整处是合，时时留余意而有不尽之神，甚有理也。

(38) 明人詹景凤云画有“行家”“逸家”之分，于书印亦如此。行家多熟，逸家多文；行家易求工整，逸家高致难得。

(39) 书画有书卷气、篆籀气、金石气。细分又有玉味、木味、金味、石味、水味等，各尽其能。若徐文长得水味，吴昌硕得石味，齐白石得木味，黄牧甫得金味，胡菊邻得玉味，意味无穷。

(40) “传统”一词历来讨论最多，一种风格，一种文化，传而统之，即成传统。于书画，有内传统，外传统，内者又有小传统、大传统之分。内者，点画、笔墨、章法之属；外者，吾国哲学、文化之属。小者，如书之二王，画之宋元，印之秦汉之属；大者，早期铭刻石、民间器物、自然物象之属。然必由外化内，由大化小，由俗化雅，由野化文，传统生生不息也。

(41) 吾喜圆笔方势作书画，圆取象，方取神。圆笔，中锋取质，浑融有含筋之力，多得篆籀气。方势，侧锋取妍，骨力有劲健之气。用笔或中或侧，终归于中。外圆内方，多有趣味。

(42) 吾乡板桥以书画名，然其创作亦仅以竹、兰、石为母题，加以增减、组合，德国学者雷德侯视此为“模件”。构图、母题、笔法构成模件体系，而吾人皆公认板桥为性灵派，足见程式化亦是书画创造力之源，定中有变，变而能定，此即一例也。

（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、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）

博客选登

虚静宽厚 万象生花

■ 冯豪

天地大美，在于生命的灿烂，在于盎然的春意，在于宇宙间生生不息的活力。艺术的使命则在于宣泄如浩瀚宇宙一样涌动的生命精神。

“澄怀味象”，“迁想妙得”，即在对生命意象的探索与发现中，能充分体味出那一种无处不在的生命意蕴，把握住“宇宙里最幽深、最玄远，却又弥纶万物的生命本体”。当然，自然就是大生机，其蓬勃之生气，盎然充盈于世界万象。《诗经》曰：“鸛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。”即体现了生命各得其所的意义。老子说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。”而庄子说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则推进了更深一层的含义。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，清风皓月，生香活态，一一流露出了宇宙尘寰间的生命奥秘。

中国山水画可溯源到魏晋时期，已有五千年历史。作为表现空间节奏的生命艺术形式之一，其之蕴藏，尤见“浩瀚”。“钟繇云：“笔迹者界也，流美者人也。”这种流淌着的美是势，是线，是力，是一种富有生命意义的艺术节奏！画家就是感悟和营造艺术空间的使者，不仅要与自然亲切对话，而且要领略大自然的千变万化，探寻心灵与自然的真情共鸣！凝神遐思，静观自然，神融笔畅，中得心源，乃艺道至理。山之高远，仰望无尽；水之平远，俯瞰无穷，给我们最真切的感觉是平淡冲融、缥缈含蓄。于是美感生焉，境界出焉，艺术的最高境界其其实就是妙悟的境界。窥目造化，体悟深刻，“以一管之笔，拟太虚之体。”何其快哉！



跃上葱茏(国画) 175×192厘米 2011年 冯豪

诚然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就是要创造艺术在当代的形式，要从传统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出来，同时要有自我的个性创造，这样的艺术必然是时代、社会、人类精神最为靓丽的投射。而山水画则更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走近，

它带来了心灵和精神层面的愉悦感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二为一，是一气流荡的整体，是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尤其重要的是，我们须得拥有一个澄泊虚静、素洁平常的内心世界，须得拥有一种陶冶性灵、提升人格境界的胸襟素养，有了

“虚静宽厚”的审美心胸，才能真正深刻、整体、细致地洞察天地万物，在进行艺术创作时有“胸中廓然无一物”的心境，笔下才能幻化出“万象生花”之妙境。心胸坦荡，精神愉悦，意气风发，遂有画意。纵横有度，巧手妙意，奇峰叠嶂，涉笔成趣。画山，则巍峨壮丽，气象万千，其形耸拔、轩豁、箕踞、盘礴，“俯瞰似临观，仰望若指麾。”画水，则活态玲珑，瞬息万变。其形深静、汪洋、潺湲、回环，“喷薄犹激射，多泉亦流远。”我觉得，画家就是要将自然山水置于宇宙生命联系的整体中来对待，多去走走，常来看看，融入生活，拥抱自然，细流涓涓，草木欣欣，烟云秀逸，溪谷璀璨，饱游饴看，秉怀达观，美感、情趣、意境，当可漾漾兮而涌溢焉！

天地之鉴也，万物之静也。我一生奋勉与追求的中国画水墨艺术，就是在静谧中悉心寻觅那一种诗意的美，那一种独特意蕴和境界，那一种张扬生命的菩提真谛：情动于衷，复何激滟，山川绵邈，美意足矣。取之笔墨的壮阔与苍茫、蕴藉与秀逸，或融情潇洒，或神闲意定，“目不见绢素，手不知笔墨，磊磊落落，杳杳漠漠，莫非吾画。”的确，中国画的审美意象不仅是对山水本身的全新创造，而且还是对心中意象的多元创造，就是要经历多次螺旋飞跃式的审美创造，方可真正蕴怀山川，流眄天地，林泉高致，盎然于心，亦以丹青妙迹，彰显祖国山川之无限风光，道可悉乎！

（作者为苏州国画院研究员）